

翻译实践的认知模型分析

邹春玲 马新月

(哈尔滨理工大学, 哈尔滨 150040)

提 要: 据认知语用学的理论宗旨, 翻译是关涉“语言表征重构”和“话语属性操作”认知过程的间接言语行为。目前笔译理论尚只停留在“做什么”的层面, 本文旨在将认知语言学属性推理渗透到翻译理论层面, 为其提供深层理据, 明晰翻译中“为什么做”及“怎么做”的细节问题, 更为详尽化、深入化解读翻译操作流程, 在研究实践精细化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关键词: 属性归纳; 属性强加; 释意; 功能对等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翻译首先要对源文本中的言语内涵、言语意图等做出概念性认知, 因此翻译过程要经历体验、互动和再创造等多维认知操作, 译作的思维程序秉承认知语言学相关原则。认知语言学是在体验哲学基础上所建立的关涉语言研究的学科, 重点研究意义生成和解读的推理操作, 强调认知和语言表达中概念性体验的不可或缺性。体验观指出对外界事物的认知需要经由范畴化(category)和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两个过程, 皆深深扎根于人类对物质世界、社会世界、文化世界和心智世界的体验中。翻译活动也是基于对现实世界、言语意图和言语内涵认知基础上的一种体验性推理活动, 同样具有概念趋同性, 正是这种体验性认知才形成了不同语言之间具有互译性的认知基础。由此, 翻译实践本身就是认知语言学基础上的体验性推理操作, 包含译者与作者、读者及听众之间的互动性认知过程, 及译者综合性再创造过程。译者首先要在透彻解读源语语篇或者源语言语行为所表达的意义和内涵的基础上, 尽量将其在目标语言中以目标群体的认知可及性(accessibility)为参照表现出来, 在译文中着力突显源语所欲描写的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在认知语言学的推动下, 翻译中“源文—译文—译者”三者互动, 环环相扣, 从而实现认知意义上的解读合理性和翻译可及性。由此, 本文旨在通透性分析翻译实践程序的认知思维流程, 即翻译中的认知模型构建。

2 翻译实践中的传统语言学基础

翻译研究不同于语言学研究, 是一个起步较晚的综合性学科, 目前尚未形成较为完善和统一的专门性翻译理论, 甚至翻译中的核心概念解读都没有达成高度共识性认知。翻译必须通过语言进行表达, 由此与语言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翻译注重实践, 那么该实践的指导原则、翻译的生成和操作过程等, 也只能从语言学、哲学、文学等其他学科汲取营养。翻译的内容皆为语言, 需要借助言语表达进行外显, 翻译的思维操作皆为认知, 需要借助认知理念给予解读, 翻译由内而外都无法离开语言学的支撑。传统上看来, 罗曼·雅克布逊(Roman Jakobson)是语言学途径翻译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他所撰写的《论翻译的语言学层面》将

翻译研究导向了语言学派的理论路径,为翻译的语言学本质做出奠基,且提出当时语言学思想对翻译的渗透和影响。翻译界中偏重语言学派的学者认为,翻译体现了真实性的言语事件,那么必然存在某种科学方法从而实施对该事件中翻译实践进行概括归纳及规律提取。语言学理论以其自身的严谨性和形式化为翻译的描写和解读提供支撑,使翻译过程的源语和目标语的各个层次得以描写和解释,译文和原文可以进行语用和语篇方面的对比分析。

20世纪70年代初,语言学研究长足发展,分支门派林立,语言学研究从词汇、句法研究转向语篇分析、语用哲学等层面,无疑对翻译中的“信息对等”产生升华性认知。这种影响可以理解为:翻译扬弃了字面一一对等的机械性路线,从语用意图、语篇布局等更高的层面追求所译内容的完整性、内涵性和可及性。早期的翻译的语言学研究中尚未引入前沿性的认知语言学重要概念,只限于将语言学和符号学引入翻译研究。当时的翻译学者只做到系统归纳翻译过程中的诸多语言现象,将翻译中的种种问题借助语言学理论加以解读,将之提升到语言学的高度加以理论阐述且用于指导实践。自此,译者多采用传统语言学的方法来分析翻译内容、翻译过程、翻译类别,关注源语和目标语在翻译前、中、后的语言转换层次和效果对比。此后,翻译学家如纽马克(Newmark),是西方翻译理论界较早把语言功能理论引入翻译研究的学者之一,纽马克的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促使翻译界关注翻译中相关概念和内涵的梳理,基本脱离翻译究竟应该是直译还是意译的争论。

著名翻译学家奈达(Nida)提出,最可靠的翻译理论研究方法和实践指导原则是语言学方法,因为它可以描述分析不同语言的相应信息间的关系(Nida 2004: 18)“翻译首先在意义、其次在风格上用译语再现源语最贴切自然的对等信息”(Nida 2001: 21)。由于奈达主观注重意义的传递方式性和恰适性,因此他所提出的“动态对等”理论的基石实质上是语言学中的意义研究模式。奈达的翻译哲学观体现了其对语言共性的认同,对翻译中可译性存在的认可,即奈达所述“任何能用一种语言表达的东西都可以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Nida 1993: 28)。奈达对翻译理论发展的重大贡献之一是首次将翻译理论从传统的以源文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转向读者为中心的研究上。以读者为中心的研究实质上是对读者认知思维的综合挖掘,翻译理论和实践不可避免地认知语言学相关成果产生联系。

自此,不断有学者提出翻译学应和认知、心理等学科紧密联结,但是为何联结以及联结的意义少有论述,最重要的一点是译界皆未对翻译与认知语言学联结后的操作方式给出说法。认知语言学和翻译的结合到目前为止也只是浮于表面的冰山一角,尚未潜入水下,揭示整座冰山的组构,这也是本文写作的主旨所在。

3 翻译实践中的认知语言学支撑

语言是翻译的载体,是翻译的对象,亦是翻译的产物,翻译无论何去何从都离不开对语言的深度剖析。翻译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其涉及到的不同内容要求译者具备较高的认知能力。以MTI为例,翻译实践报告中出现最为频繁的是:释义和功能对等理论,二者皆从意义和信息传递的恰当性角度对翻译实践做出原则指导。恰当与否的标准在于读者或听众对该翻译内容的熟悉度和可及性。译者如何将源语内容以可及的方式传递给读者则关涉到译者对读者的文化背景、认知框架、心智思维等层面的充分考察和理解,由此翻译势必要结合认知语言学的理念,一为体验,一为互动,从而完成对源语再创造的过程,同时实现译文的有效输出。认知语言学并非将翻译视作源语和目标语两种语言在字、句、篇层面上寻找等值成分的语言字面转换过程,而是译者参与的多维体验和互动。

翻译西方文化的译论应该是“效”中见“质”,意义和内涵方面的目的协和。“效”求的是认知趋同,“质”求的是心智重构。为求真实、有效及本土化的译文,语言学与翻译理论的结合势在必行,以求为翻译理论确定执行理据,为遣词行文的明晰心智流程。诸多笔译理论尚只停留在“做什么”的层面,认知语言学的渗透为翻译理论提供深层理据,明晰了

“为什么做”及“怎么做”的细节问题，更为详尽化、深入化解读翻译操作流程，在研究实践精细化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根据认知语用学的理论精神，翻译是一种关涉“语言表征重构”和“话语属性操作”的认知过程和间接言语行为。翻译的文字必须使读者产生共鸣，前提则为引发读者同质性认知和接纳，这一点单凭翻译中有限理论无法做到，必须引进语言学理论作为根本性解释依据，深度结合翻译相关论述，共同有效地解读原文，提炼精髓，调整译文，打通认知脉络。

3.1 翻译中的认知体验性

罗松纳·沃伦 1989 年提出，翻译是认知和生存模式。当把译作从一种语言移植到另一种语言的时候，就像把植物或动物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它们必须像个人或民族的适用和成长那样，只有适应新环境而有所改变才能生存下来”（Warren 1989: 6）。所谓“适用”应该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体现的针对读者或听众认知情况所实施的体验性认知转化。

翻译过程和结果皆为译者认知体验的主体性体现，势必融合译者对源语言文化和现实世界的主观体验性和能动性、对原文主观性的解读、译文的选择性使用等诸多个性化认知。在从源语言向目标语言转换过程中，一旦译者开始翻译流程，必然将自己的翻译理念和观点融进译文，此类翻译观可称作视角。视角的存在本身具有认知主观性，翻译流程其实就是一个译者认知背景、认知视角、认知理念与译文有机结合的过程。语言学翻译研究途径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在源语文本和译语文本间建立对等关系，“对等”是其中的核心概念，功能对等理论也只能视作翻译哲学而存在。“对等”为何解的理论分析比比皆是，但大多局限在宏观理据的阐明，即解释了“是什么”的问题，对于“为什么”和“怎么样”对等的阐述并不多见。通常在两种语言的对译中，人们不是用一种语言的信息替代另一种语言中单个的符号，而是用信息替代信息。”（Jakobson 1959: 32）。所谓“信息”替代实质上就是“信息对等”，信息对等不要求语言形式上的统一，甚至不要求风格上的统一，而更注重“概念”和“认知”的一致性。由此，“功能对等”实质上就是“概念对等”，关涉认知体验的一致性结果。“认知体验”是翻译的认知模型构建势必要考虑的核心因素之一。

将认知体验融入翻译理论精细化构建和实践的深入性研究将形成三大影响：（1）理论上，使得译者可将认知体验观和翻译理论双重结合，扬长避短，取长补短，真正意义上以认知和思维作为脉络，破除翻译生硬、打通翻译症结、传承译则通透的思想，使翻译领域开疆拓土，扩展翻译理论的研究层面和解读效果；（2）操作上，借助语言学理论平台，形成特质性翻译实践策略和方法，使得其他译者深入浅出地把握语言学渗透进翻译的程序和走向，扩大翻译拓展空间。

3.2 翻译中的认知模型构建

翻译本身是借助译者百科知识解读--解构--重构语言表达、形成概念表征的过程。重构的整体过程可以分为：（1）文本含意、意图解读；（2）含意概念、属性解构；（3）核心属性操作；（4）属性概念重构；（5）语言表述再造。翻译仍然是不同语言话语含意的融合及话语力量的博弈，是原语与目的语争夺话语权的斗争。“翻译对原文应该善意地保护，又创造性地超越，既破坏又建设，既解构又建构”（朱湘军 2008: 42）。翻译是在用译语创造第三种文化，势必关涉到基于体验的认知概念双语对等。翻译不是源语到目标语的单向解码过程，而是在理解的基础上重新表达源语内容的动态过程。因此，译者应追求译文意思或效果上的等值，而不是语言单位的单一对等。

如上，功能对等可以视作双语的“意义对等”，大方向确定以后，继而要探查解读含意的方法步骤，即如何形成话语含意的“概念解构和认知”。实现意义对等的途径即为译者首先对源语进行认知体验，提炼其中核心属性，含意推理最为经济、有效、迅捷的手段就是借助认知语言学言外转喻“属性归纳-加强-联想”模型。所谓“言外转喻”就是言语行为的属

性从意义上替代言语行为本身，言语行为指向其属性（Panther 2004: 103—104）。“话语的生成和解读首先要凝练出其属性，属性是话语的恒常随附体，因为类-属思维模式（category-property alignment）是人类的默认性、根本性的惯性思维，是天生固有的且不断发展进化。两岁半的儿童就完全自然而然且自发地、恰当地形成并凝练指类思维”（Gelman, Goetz, Sarnecka & Flukes 2008: 156）。

翻译的核心是释意，原本源自于口译实践，后来成为笔译常态性的理论之一，讲究表意，不注重形式。但释意发展到今天，却也只视作笔译时所要秉承的原则和信念的哲学阐述层面，从未对“如何释意”从微观角度作出语言和认知的操作解释，依然无法落实在笔译的实践操作流程中。若要“释意”，重在“释”的方法和程序上，即原文话语含意“如何”才能解读。“如何”的问题通常关涉认知思维的运作过程。认知意义上的含意解读需要大脑中的认知和概念推理操作。由此，要澄清“为何、何为、如何释意”等问题皆要求认知因素的积极参与，这也正是本文结合认知语言学理论深度诠释笔译过程，以及从认知思维角度进行笔译建模的初衷。翻译实践中释意的语言学理据应该是认知语言学言外转喻。释意的程序是：整合空间内对原文进行“类-属”联结操作。翻译实践的过程分为：解构话语概念、解读话语含意、重构话语表征。翻译过程译者要时刻抓牢“属性”，“以属性制约语言形式”、“以属性重写语言形式”。这种翻译方法强调文学翻译中的再创造行为，而不是亦步亦趋的模仿行为。

（1）解读过程构建。原文需结合译者的认知百科知识，提取一个相关的话语所指的属性，以获取原文含意。这个提取过程可称作“归纳”。如：

① 认知常规性心理属性提取

After the candid account of his years as a teenage libertine, the conviction with which Didier describes his secluded vocation comes as something of a surprise, not least because, self-evidently, he is no longer Marc.

译文：在坦诚地讲述了自己年轻时的放荡不羁之后，迪迪埃用这种信念来描述自己与世隔绝的职业，这多少让人感到意外，尤其是因为他显然不再是马尔克修道士了。

分析：所谓常规是事物自身的关系，在人们认识以后，通过抽象，成为社会群体以“关系”的形式来把握世界图景的认知方式，又成为设计语言时的总体理据。现在我们运用语言，也是以常规关系作为我们理解话语的总体理据（徐盛桓 2003: 113）。libertine “公子哥”直接取其属性，译作“放荡不羁”。原文译时的认知操作：直接归纳该词语的心理属性，且该属性具有大众意义上的常规性。

（2）解构过程构建。皮亚杰（J. Piaget）所提出的构建主义（constructivism）认为，意义是通过概念化提取和表征而由认知主体构建得出。原文中某些话语本身所传递的意思需要经由译者的解读，将之与相关其他事物进行关联，解读为其他事物或者其他属性，但是依然与原文有关。

② 认知半常规性心理属性-属性联想

You are in that zone where you think that God's chosen you to do this. God writes straight with curved lines, but it is one life. From my birth until now.

译文：天生我材必有用，上帝在我们出生时就已经为我们安排好了人生轨迹，要先经过地狱才能到天堂，才能过上幸福生活。

分析：God's chosen you to do this，中国文化对该句的含意能做到模糊识解这一步，亦群体意义上的“半常规”表达。但是译者无法满足于“模糊”二字，含意的解读过程势必要将 God's chosen you to do this 的属性先提取，再随附给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其他物象，即为“属性联想”过程。God's chosen you to do this 的属性可以归纳为：注定要做某事。由于直译的效果不好，本文只能适译，首先要实施联想过程，将该属性与外界其他相关物象进行联结形成概念化表征，将之随附给该物象，据中国传统文化，择取“天生我材必有用”，作为语言

表述。

(3) 重构过程构建。在原文无法译作符合国情的译文条件下，需要概念重构，基本与原文无关。译者将原文中生疏的或者不符合国民解读习惯的概念，在大脑中实施概念重新建构，译作读者所能接受的语言表达。这个过程是用另一种语言符号表达第二步所说的概念。在此环节，既要表达出原文的全部理念，又要使读者能够从认知和心智上真正听懂。通过译文表达，完成原文信息内容和概念关指的重组 (reformulation)。此环节标志着笔译思维过程的结束。

③ 认知非常规性心理-属性强加

You are in that zone where you think that God's chosen you to do this. God writes straight with curved lines, but it is one life. From my birth until now.

译文：天生我材必有用，上帝在我们出生时就已经为我们安排好了人生轨迹，要先经过地狱才能到天堂，才能过上幸福生活。

分析：此处的“God writes straight with curved lines,”是地道的异国风情的英文表述，直译成中文就彻底难以想象，无法理解。译者的笔译认知模型操作是解读该句含意的唯一的出路。译者需要进行充分、恰当的思维表征和概念重构。首先根据文化背景和语境信息，对 God writes straight with curved lines 进行分析和解构，利用逻辑思维和上下文分析找出关涉其心理“属性”指向的线索，继而译者对此短语作出认知转喻的属性推理，从而得出译者作为认知主体的主观性解读，譬如直接进行属性归纳，且概念表征为“先苦后甜”属性。然后再对此概念进行“重构”，即确定“苦”和“甜”属性所能联结的词语“类别”，进行“属性强加”性质的“类-属”联结随附过程。考虑到国民的接受水平和习惯，找到符合国情的表征表述为“地狱、天堂”。这就是对于非常规短语的“概念解读-概念解构-概念重构”过程。综上，此次项目笔译模型形式化表征为：设“概念”为 X：

- (1) 若常规，X 属性直接归纳；
- (2) 若半常规，X 属性随附给另一概念 Y，作为 Y 的临时心理属性；
- (3) 若非常规，X 重构。

4 结束语

本文旨在借助认知语言学言外转喻属性推理理论解读翻译实践中的实际操作过程和认知程序，对翻译中的释意和功能对等从认知角度做出了深入的解释，将翻译过程从认知属性操作层面做出细化澄清，对翻译实践的语言学研究提供一定的依据，旨借助语言学理论提升翻译实践的高度和深度。

参考文献

- [1]Gelman S.A., Goetz, P.J., Sarnecka, B.S., Flukes, J. *Generic Language in Parent-child Conversations*[J]. *Language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2008(2).
- [2]Jakobson R.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 [3]Newmark P.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4]Newmark P. *The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5]Nida E. A.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3.
- [6]Nida E. A. *Contexts in Translating*[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7]Nida E. A.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 [8]Panther K-U. & Thornbur L. The Role of Conceptual Memory in Meaning Construction[OL].
<http://www.metaphorik.de/Journal.2004>.
- [9]Warren, R. *The Art of Translation:Voices from the Field*[C].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1989.
- [10]徐盛桓. 常规关系与语句解读研究——语用推理形式化的初步探索[J]. 现代外语, 2003(2).
- [11]朱湘军. 从权力与话语看翻译之强势[J]. 外国语 (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08(6).

Cognitive Model Analysis of Translation

Zou Chun-ling Ma Xin-yue

(Harb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rbin 150040,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ognitive-pragmatic theory, translation is a kind of indirect speech, which mainly concerns 'language representation re-construction' and 'speech attribute operation'. Present translation theory simply rests on the layer of 'what to do', which is why this paper aims to combine cognitive theory with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ovides profou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latter. The advantage of this kind of combination lies in the clarification of such details as 'why to do' and 'how to do', in order to explain the operation process of translation more specifically and deeply.

Key words: attribute induction; attribute enforcement; interpretation; functional equivalence

基金项目: 本文系黑龙江省教育厅教改项目“互联网+平台下外语专业翻转课堂模型构建研究”(SJGY20170557)、黑龙江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7年度重点课题“互联网+与外语专业翻转教学模式整合研究”(GBB1317041)、哈尔滨理工大学实践教学环节项目“英语专业语言技能认知教学模型操作实践”(ZHJG5201504202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邹春玲, 女, 东北师范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博士。民进党员。教授, 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认知语言学、语用学。出版著作6部。主持完成省部级课题21项。马新月, 哈尔滨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

收稿日期: 2019-03-15

[责任编辑: 张春新]